

新民晚报是上海海派文化的标志性景点,毫不夸张地说,长时期来全国几乎很少有一张报纸是会让市民天天守候在报摊前,等待她的新鲜出笼。好几回我有文章刊登在副刊“夜光杯”上,想再去报摊买一份收藏,但稍稍晚去,便铩羽而归,在遗憾之余,也感慨新民晚报如此受市民钟爱。

我是差一点一脚跨进新民晚报的门槛。我在读大学之前,曾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编辑,那时与电影与戏剧编辑室的武璀在同一个办公室,武璀原在新民晚报当记者,于是想推荐我进报社。但其时我已报考电台并很快被录用,于是与新民晚报便擦肩而过。不过也就此,我从新民晚报的读者衍变成作者。

刚开始帮“夜光杯”的专栏“十日谈”整理京剧演员专辑和越剧演员专辑,不想文章都受到报社赞扬,相关负责人还让报社的青年记者向我学习。以后,隔三差五会为晚报写点文章。八十年代中期,我在电台当记者,每每出差,母亲总会站在弄堂口送我,我很感动,于是写了一篇《母亲站在弄堂口》投给“夜光杯”。文章刊登后,好多人读了,记

新民晚报创刊 100 周年征文  
我和新民晚报



漓江风情 (油画棒画) 杨继仁

95岁的王继振老人,硬朗,双目炯炯有神,看东西不戴老花镜。每天早晨还要从泰兴路家中出来,骑自行车去黄陂北路街心花园练功,授徒。

他有一功,拳头硬,真的很硬,我曾试过。硬到什么程度?曾有一次,瘦瘦小小的王老与高高大大的外国西洋拳击手,各自握紧拳头,黑人拳击手痛得吃不消,而王老一点没事。这是什么功夫?那是练功得气、劲入骨髓之故。可是,让人意想不到的,是这个健康乃至孔武有力的老人,年轻时曾经弱不禁风,上下楼梯还要靠人背上背下呢。

王老记得清清楚楚,1959年6月15日下午三点钟,这一天,是久病不能站立的他获得新生的日子。30岁出头的他,手里拄着一根拐杖,六月里的天气身上却穿着棉袄,来到人民广场寻找集形意、八卦、太极于一身的褚桂亭老师。

此前,王继振在公安局工作,下乡干农活,在船上挑

得第二天在电梯里碰到我们广播电视局的局长助理,他拍拍我的肩膀说,看了我的文章他热泪盈眶。二十多年后,母亲因病去世,在整理她老人家的抽屉时,我发觉了这张已经泛黄的报纸,捧着这张报纸我禁不住潸然泪下。连夜我又秉笔疾书,在“夜光杯”上又写了一篇《母亲的目光》,文章刊出后,接到好多电话和短信,都是对我这篇文章的赞许和对母子情深的一份感动。

还记得有一次,我在“夜光杯”上写了一篇《假日闲扯》,后来主持人晓林在除夕特别节目里声情并茂地播诵了我这篇文章,引来了听众一片电话潮。

我从新民晚报的读者变成作者,以后又变成了受访者。1992年9月24日东方台成立和挂牌,上海各大报纸都在头版进行了报道,然而新民晚报的报道是最生动的。以后,我们在刚落成不久的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举办首次音乐会,那是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的开幕式,我是音乐会的总指挥。我们在体育场搭了5000平方米的舞台,拉了140米长、40米宽的超大型布景,动员了400人的交响乐团,600人的合唱团,1000人的舞蹈队,

我喜欢玩小石头有十多年了,瞎买瞎玩,不亦乐乎。如今书我是几乎不买了,家里的书都不知哪天能看得完,再好的书也不敢买了,但在外面看到好玩的小石头,只要不贵,就总是忍不住要淘回来玩的,其实家里的小石头也早已是一大堆了。大概看我太贪玩了,就曾有朋友笑我是玩物丧志。

前些日子又淘得一枚小石头,很有玩头,价钱又极便宜,当时从卖石人的一堆乱石中拣到这块小石头时,着实开心和得意。这是一枚象形戈壁石,神似八大山人笔下的鹰,独立于山岩之上,寂寞,自在,孤傲,不争。此石大有味道,置于案头,真要叫人观之不足兴之叹之。我自然就想到了则一外国谚语: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,但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。还又让我想起兰波的两句诗来:我和谁都不争,和谁争我都不屑。

一枚好石头就是这样的,不止于让人赏玩,还令人思想起,还令人神往之。玩玩这样的小石头,哪还会玩物丧志,怕正是玩物尚志。



其阵势前所未有的。那天晚上与东方台挂牌一样又逢雨天,我们克服了种种障碍,演出照常进行,场面非常火爆。第二天的新民晚报也作了报道。

新世纪伊始,我调任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任总裁,每年艺术节开始,我十分关注新民晚报的相关报道,因这是衡量艺术节接不接地气的重要标识。我接手艺术节的第二年,我们在南京路步行街开辟了“艺术节天天演”,让普通市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有免费零距离接触的机会。新民晚报以敏锐的新闻敏感捕捉到这

玩物尚志

孙香衣



一活动的创新性,派记者蹲点在南京东路“天天演”的现场,全方位报道艺术节这一创新活动,使这一活动吸引了无数市民。每天会有无数市民准时守候在南京东路世纪广场,等候天天演的开场,有的市民在艺术节的

一个月里,不管刮风下雨,像上班一样,每天来看观看摄影,我们还事后举办了一个摄影展,展示市民参加艺术节“天天演”的欢乐场景。

我从艺术节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后,受访者的身份有所淡化,但作者和读者的身份依然如故。在进行学术研究之余,假设为新民晚报写写文章。这就是我与新民晚报难解的情缘。现在她将迎来九十年华诞,她的名字已经深深镌刻在上海城市发展的史册上,镌刻在万万千千市民的心中。



原来,王继振的祖父和父亲也是洪拳高手,其父的拳身法尤其漂亮,和褚桂亭老师是拜把子的兄弟。

王继振说,跟褚老师学,不管什么拳,每个动作都是单练的。太极没有桩,单练就是桩,过五关,五分钟一关,25分钟才算过关。遛腿,很重要,人老腿先衰。又有一说,腿是野马,驯服了,就听你的了。练定步,一个腿练500下。每一个动作都有角度,腿是方向盘,指挥全身动。揽雀尾,先定步,左右各八十一下。老师按着你的肩胛,转动身体时,不能有起伏。

太极起势半年,太极杨式一年半,不到这个份上,不会往下教。练拳,那有什么绝招,就是苦练基本功。他今年95岁了,还能练,就是得益于年轻时褚桂亭老师对他的严格训练。从一个年轻时的病秧子,到耄耋之年的健康老人,王继振以自身的习武经历阐述了国术的博大精深。

不要跟人讲,练得累了,走回去,不能坐,可以靠墙。

按照规矩,褚桂亭老师拿出小簿子,让王继振留下地址。他一笔一划写下了自己的出生地:河北任丘市于村乡后王约村。王家也是大户,在当地颇有名声。褚桂亭老师一看就问:上人叫什么?当他报出祖父王恩荣、父亲王其浩的名字时,褚桂亭一愣,说:小子哎!你碰到我有福气了。

太极老者

朱全弟

原来,王继振的祖父和父亲也是洪拳高手,其父的拳身法尤其漂亮,和褚桂亭老师是拜把子的兄弟。

王继振说,跟褚老师学,不管什么拳,每个动作都是单练的。太极没有桩,单练就是桩,过五关,五分钟一关,25分钟才算过关。遛腿,很重要,人老腿先衰。又有一说,腿是野马,驯服了,就听你的了。练定步,一个腿练500下。每一个动作都有角度,腿是方向盘,指挥全身动。揽雀尾,先定步,左右各八十一下。老师按着你的肩胛,转动身体时,不能有起伏。

滚圆的落日掉进大山的口袋,被树阴拢的一楼小院已晒不到夕阳。老杨伯将院里的铁艺桌用抹布拭干净,托盘端出饭菜,排兵布阵一般一碗碗摆好,又摆上插了一年蓬的玻璃瓶——也不定,有时候会是艳黄的蒿子花,没有花的时候,狗尾巴草也上台面。它们像尊贵的座上宾,被邀请晚餐。安顿好饭桌,老杨伯除掉身上的围裙和袖套,悠悠然坐下,嘴里念叨一句,老太婆,我开始吃饭咯。举箸开动的一刹那,像

去完成一个郑重的仪式。然后细嚼慢咽他的晚餐。炒茼蒿菜或式瓣蒜苗,鸡蛋羹,家常便饭里,将温暖的烟火气息送回四邻。

看老杨伯一人晚餐,仿佛欣赏夕阳下美好一景。

老杨伯的老伴,是去年过世的。临走时握住老杨伯的手很不甘心叮嘱,以后一个人要好好吃饭。平时早、中饭,老杨伯会跟一些老伙计去小区边的市民中心食堂吃,晚上他就自己做。有一天,我偶遇老杨伯,忍不住对他说,我经常在楼上看你吃饭,好享受的样子。他很认真地回,我这样好好吃饭,老太婆在那边也就不担心了。老杨伯每天在履行对爱人的承诺,圆融自己的世界。一人餐,不空寂。

在阿姆斯特丹有家叫Eenmaal餐馆,意思就是一人餐。顾名思义,这个餐馆只接待单人用餐。宽敞简约的餐厅里,一人一席,没有相谈甚欢和觥筹交错,只有刀

叉碗碟的声音。每个用餐人像一座孤独的岛屿,每个岛屿都生长着自己的喜欢。不用顾虑对方胃口如何,自己吃相好不好;不说话怕冷场,说多了有碍卫生。一人餐,可以纯粹享受与食物间祛除杂念的短暂专注,在专注里,顿悟嘈杂的人类气息中稀贵的质朴和简单。如果身边有这样的餐厅,我肯定会光顾。

一人餐

王征宇

工作日,我有时刻意避开与同事一起吃饭。晚去半小时,单位食堂就剩烧饭师傅们在用餐了。打开手机中的“喜马拉雅”,选上喜欢的文章,或点开“虾米播放器”中的音乐,戴上耳机佐我的午餐。有时候肚子不太饿,天气又很适合散步,科室的小伙伴们,都知道我会出门吃“阳光套餐”。

所谓的“阳光套餐”,就是打包一份鲜榨果汁、三明治、去户外吃。到公园随便寻把椅子坐下,石榴花开得像一团松开的丝巾,郁郁苍苍的梧桐、黛绿的远山很清凉醒目。嘴里细细嚼,顺便把阳光清风的元气也一并吞咽,让肚子和心灵都得到了满足。

“阳光套餐”最美的滋味是与自然相洽。好菜均巨星基努·里维斯也钟情这一味。这个贝弗利餐厅留有专属位子的人,经常选择在公园长椅享受午餐,吃光手里的三明治,还意犹未尽地直接舔舔手指。随意的样子,比酒店里吃完用餐巾文雅抹抹,更诱人。

盛夏的颜色

冯锦富

绿

人说盛夏绿,是春天绿的延续,是炎热中的盎然与郁勃。你看,天空一碧千尘洗,竹叶青青泻绿意,田野里稻秧沐浴日光孕穗拔节,水面上面的荷叶连着荷花,随着微风,红绿点时隐时现……呵,这绿点,绿成一片,绿满大地,像一支调色笔,点染神州的繁荣和兴盛。它又像是即刻流动的绿色信号,传达出时代列车从春天一路开来畅通无阻的信息,一直向着一个又一个盛夏疾驰……

红

红日当空,金光闪烁,这正是花红的季节。粉红蜜桃带宿露,晨曦透红浴楼桃,这漫天遍野的红色,组成了家乡盛夏的一景。那家家户户的红灯、红衫、红番茄……人们是用这些洋溢着热情和豪迈的色彩,去描绘当下的盛夏呵!

这是立秋后的第一个晚上。我与往常一样,睡觉前浏览手机网络信息。一条消息让我的心提到嗓子眼。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“利奇马”9日23时其中心位于距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75公里的东海洋面上,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,10日凌晨1时45分至5时,在温岭、玉环一带沿海登陆,风力达16级。

玉环,那是我的家乡。此刻,已近午夜。我在京城,赶紧分别给三个妹妹和弟弟家打电话。二妹家地势低洼,最危险。可二妹和妹夫带着大孙女在外地旅游,外甥两口子不到三个月的小女儿在家。视频中看到,洪水已漫过一层楼,外甥光着膀子在转移家具,楼顶的井盖被大风掀翻,地面的洪水与楼顶的雨水上下夹击。外甥媳妇抱着孩子,胆怯地望着岸。弟弟家靠近河边的桥头,湍流更急,洪水涌入院子里,一樓的冰箱、沙发、餐桌在水中漂浮。楼上的玻璃窗几乎全部打碎。楼前已有二十多年龄的白玉兰、松杉连根拔起。大妹虽远嫁他乡,但她一家人仍住在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。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当时房子刚新建不久,遇到强台风,屋顶的瓦片被刮跑,只剩下瓦楞。水漫海塘,村庄被淹。那时,我们几个兄弟姊妹对台风留下了烙印。这次我担心老房子不堪一击。但据大妹讲,由于周围的楼房遮挡,风力得到缓冲,但屋内仍漏雨。小妹在医院工作,正紧张地投入医院的抗洪战斗。刚过零时,我从电话那头听到:“不好,停电了!”通讯中断。我虽不在老家,但仿佛置身于现场,听到大海在咆哮,飓风在怒吼,暴雨在倾泻。从朋友圈微信视频中,我看到白天发来的非常熟悉的画面。这是坎门东沙渔村,回家探亲时曾去过多次。海堤沿岸是用青石砌筑廊桥似的围栏,岸边有反映渔民生活的石雕群,沿岸民居的墙壁上,画有五颜六色的渔民画。渔村岩石壁立,山上的民房层层叠叠,被誉为“海上布达拉宫”。平时,潮起潮落,这里是观海听涛的绝佳处。而今“利奇马”袭来,卷起千层巨浪,浪头像猛兽扑向海岸,砸向民房。这里巨浪掀起的高度成为“利奇马”的标高!是夜,家乡的亲人和乡亲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早晨打开手机,闪出头条“今日的朋友圈很伤心”。当日下午,“利奇马”北移,水位渐降。

据报,“利奇马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,登陆台州的最强台风。风雨远去,我急切想知道老家台风造成的损失。村党支部书记林如明和村委会主任童服建欣慰地告诉我,全村没有人员伤亡。台风袭来之前,全市动员,启动防台一级响应,出海渔船、商船全部进港避风,及时转移危险地带的群众,提高海堤、山塘水库的警戒。村里有千余名外地打工人员,经巡访,对居住在简易危房的外乡人,集中到庙宇里暂住,免费供应矿泉水和食物。街道和村干部24小时坚守岗位。灾后,市里开展“我爱我家”自救活动,消毒杀灭、河道疏通、淤泥清运、道路清障、树木扶正。电力工人在40多度高温下,蹚洪水、闯泥潭、竖电杆、架线路,全力抢修,经三天三夜连续奋战,全部恢复供电。“利奇马”的肆虐让人领悟到,人类在大自然面前,犹如在汪洋中航行的一条船,忽而抛向浪尖,忽而沉入谷底,经过一番搏击,得以生存。如今天象风云莫测,若能超前防范,应对得力,可躲避灾祸,减少生命财产损失,比起我们小时候的无助境遇,那还是好得多了。

七夕会

朱全弟

原来,王继振的祖父和父亲也是洪拳高手,其父的拳身法尤其漂亮,和褚桂亭老师是拜把子的兄弟。

王继振说,跟褚老师学,不管什么拳,每个动作都是单练的。太极没有桩,单练就是桩,过五关,五分钟一关,25分钟才算过关。遛腿,很重要,人老腿先衰。又有一说,腿是野马,驯服了,就听你的了。练定步,一个腿练500下。每一个动作都有角度,腿是方向盘,指挥全身动。揽雀尾,先定步,左右各八十一下。老师按着你的肩胛,转动身体时,不能有起伏。

健康

王老记得清清楚楚,1959年6月15日下午三点钟,这一天,是久病不能站立的他获得新生的日子。30岁出头的他,手里拄着一根拐杖,六月里的天气身上却穿着棉袄,来到人民广场寻找集形意、八卦、太极于一身的褚桂亭老师。

此前,王继振在公安局工作,下乡干农活,在船上挑

「利奇马」袭来时

方兴坤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